

# 「韓國·性別」專題導言

文 | 黃宗儀 |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近年南韓的性別議題備受關注。2018年源自歐美的「#MeToo」運動在南韓落地生根，揭露權力關係下的性侵案件，在各領域掀起滔天巨浪<sup>1</sup>。2020年震驚全球的「N號房事件」，除了引起眾人對於網路性犯罪的關注，同時反映了南韓社會長期的厭女文化與性別不平等現象<sup>2</sup>。這些風波過後，雖然有更多女性勇於發聲，加快南韓社會性別改革之步伐，卻也引起「反女性主義」的激烈反應。例如，2020

東京奧運代表南韓出戰射箭項目的選手安山，因一頭短髮讓人聯想她可能支持女性主義，因而遭遇一連串的網路霸凌。儘管安山在賽場上的穩健表現替南韓隊贏得三面金牌，網友們還是翻出她過去在社群平台的發文，質疑她使用厭男用語，要她道歉，甚至要求取消她的金牌資格<sup>3</sup>。在如此的氛圍之下，2022年南韓總統選舉，兩大陣營為了拉攏年輕男性選民，逐漸演變成「比誰更厭女的大選」<sup>4</sup>，似乎並

1 參見BBC NEWS 中文，2018年3月26日，〈女兒當自強 #MeToo 反性侵害運動在韓國落地生根〉。網址：<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538049>

2 參見新新聞，2020年3月26日，〈N號房事件懶人包：25歲學霸化身淫魔教父！拐74少女成性奴，揭韓26萬人集體性犯罪〉。網址：<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438051>

3 參見中央社，2021年7月30日，〈韓女射箭選手奧運為國奪金 卻因短髮遭網路霸凌〉。網址：<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7300119.aspx>

4 參見中央廣播電臺，2022年3月9日，〈比誰更厭女的大選？南韓大選的性別戰爭〉。網址：<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26750>

非意外之事。

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韓國社會中性別的不平等？甚至形成世代間性別意識的斷裂與對立？由此發問出發，本期專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透過政治、文化、傳播等面向，重新檢視韓國社會中的性別文化，並思考性別運動的可能形式。首先，黃長玲以〈體制改革與文化衝撞：戰後南韓的婦女運動〉一文，詳實回顧戰後南韓的婦女運動歷程，從 1970 年代女性勞工的抗爭，1980 年代自主性婦女運動組織發起，1990 年代民主化後與國家機關的合作，到 2000 年後主張去結構化、於網路平台上活躍的新世代女性主義者出現，細膩刻畫了南韓婦女運動的流變與每個階段遭遇的挑戰。黃長玲亦指出，2010 年中期至

今，南韓已進入性別戰爭的狀態——激進女性主義者利用網路空間集結反擊厭女文化，引發年輕男性對女性主義的極端反彈。2022 年韓國總統大選中「廢除婦女部」的爭議，則是性別戰爭進入政治領域的明證。本文對戰後南韓婦女運動的爬梳，讓我們更了解性別與政治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如何互相影響且互為因果，而性別平權的保障與落實，有賴於社會文化與政治上的共同改革。

本專題亦選入一篇由金榮厚與朱紹慈合譯之譯文，作者為韓國藝術綜合學校客座教授、女性主義研究者權金炫伶。本文〈不平等感受的性別差異：對於性別歧視的否定與認同〉精彩地剖析了南韓社會性別不平等，以及南韓 20 歲世代男性主張「性別平等太過

頭」的成因。作者指出韓國政府在處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危機時，使用了「性別化」政策與政治動員，深化了性別的不平等，進而影響南韓近年的社會思想。此外，金融風暴後盛行的新自由主義讓 20 歲世代男性對原有的性別優勢焦慮不安。此時許多女性進入職場，男性不再扮演唯一負責生計的角色，但實際上南韓女性的平均薪資依舊遠低於男性的平均水準。因此，韓國社會中出現了一種「視差」，女性主義者與 20 歲世代男性族群，雙方處於光譜兩端，對性別平等的感受出現嚴重斷裂。

何撒娜〈韓國軍事國族主義的興起與男性氣質的成形〉一文以軍事國族主義為分析視角，以日常生活的觀察出發，聚焦熱門韓劇的再現，如《D.P：逃兵追緝令》，試圖釐清南韓社會中性別「視差」背後的性別特質結構與差異。南北韓的分裂狀態使得南韓長年處於「戰爭狀態」，應運而生的徵兵制要求每位男性皆須服六個月至三年不等的兵役，拒絕服役者則會遭受刑罰。如此脈絡中服兵役被美化為愛國的陽剛形象，在大眾流行文化中再現與流傳。保土衛國的優越感同時可能用來合理化男性在社會上應享有更優渥待遇之主張。相反地，若是男藝人傳出逃兵役的相關新聞與嫌疑，便立刻成為眾矢之的，不愛國的罪名與

陰影可能毀掉演藝事業，甚至名列無法入境的黑名單。這種軍事國族主義下的性別意識，不僅鞏固了性別歧視，同時排除內部不夠陽剛、沒有權勢可閃躲兵役的男性，讓壓迫與暴力成為日常。

林宛瑄〈與非人談戀愛就不會有婆婆：韓劇中的性別關係與非典戀情〉一文則呈現了韓劇的傳播並非只服務了刻板社會價值與性別腳本。隨著近年來韓流發展，韓劇的題材日漸多元與創新，也出現了非典型甚至具有顛覆性別關係潛力的愛情樣貌。例如，就性別角色而言，韓劇已不再侷限於霸道總裁與灰姑娘女秘書的設定，而是出現了如《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具有陰柔氣質的將軍武神，或者《德魯納酒店》中強悍霸氣的酒店女社長，兩者皆挑戰過往的性別氣質與兩性互動腳本。此外，韓劇亦提供了人與非人共譜戀曲的想像。作者細緻地分析《德魯納酒店》的女鬼與《我的全像情人》的機器人如何在劇中與人類深情相戀，他們的愛情故事又如何逸出異性戀婚家想像的腳本。雖然影劇對社會實境的影響尚難具體評估，但這些看似非常態連結的敘事與再現，如作者所言，已在全球與地方的韓劇受眾心中「埋下另類情感政治想像的種子」。

當然，與令全球女性趨之若鶩的

韓國歐巴相戀結婚並不僅是偶像劇的劇情。黃宗儀與鄭力豪〈浪漫霸道一線間：韓國「歐巴」的情場攻略〉一文關注近年來在臺灣社會中掀起的「韓國歐巴」戀慕熱潮。作者根據 73 位和南韓男性結婚的臺灣女性受訪資料，試圖釐清流行文化與愛情經驗的交互關係。本文作者發現，促成臺韓戀的關鍵在於兩地求愛文化的差異。南韓社會相較臺灣更為父權，也因此深植了「男性應該保護女性」性別腳本。不過，從韓妻的角度來看，先生們求愛時的諸多互動細節，例如：上下車時開車門、逛街時提包包、吃飯時切牛排等「紳士」的行為讓她們覺得被捧在手心、如公主般備受呵護，也因此陷入異國戀的粉紅泡泡中。文章同時指出異國戀曲的隱憂——在缺乏雙方積極同意或者女性對於異地文化不熟悉的情況下，南韓男性的積極追求可能與令人不舒服的騷擾行為相去無幾。

最後，簡妙如〈以南韓女性獨立音樂人為鏡：李瀧（Lang Lee）的藝術與批判實踐〉一文聚焦南韓女性獨立音樂人李瀧的實踐與批判，動人地呈現了南韓女性主義者的行動圖像，以及他們身處的多重困境。透過回顧李瀧的藝術作品及過往舞台上的展演，本文訴說她勇於發聲的生命故事。無論是〈There is A Wolf〉歌曲中對貧富

差距的不平與憤慨，或者在大眾音樂獎頒獎典禮上「賣獎座」的行動展演，在在凸顯了音樂人與藝術家長年「貧窮」的困境。作者讓我們看見李瀧如何透過不同身分的創作與行動，即使形容自己是「膽小又痛苦」的人，但多年來她無畏各種壓力，從來沒有放棄批判社會、為弱者創作的理念。李瀧令人動容的真誠、努力與才氣讓我們看見改變性別困境的一線曙光。

總體而言，本期專題六篇文章的梳理，促使我們從不同面向重新檢視、反思南韓性別文化的現象與問題。正如黃長玲指出，「無論是戰後發展的經驗或是民主化的里程，乃至於民主化後性別平等政策和體制的建立，南韓與臺灣都有許多共享的經驗」。我們相信，雖然道阻且長，但兩國性別運動的參照可持續帶給我們重要的啟發與思考，得以在邁向性別平權的道路上照見彼此、繼續前行。

